



□李晓

雨水来自大地的蒸腾,天降的雨水是对大地的滋润。雨水中,有着芸芸众生的命运。我珍惜每一滴雨水。每一滴雨水都晶莹发亮,与我的目光相逢。

天空垂下浩大的雨帘,雨烟升腾中,最密集的雨声来自古代。比如那一场被杜牧遇见的春雨,它在清明时节纷纷飘洒,牧童对他指点的杏花村方向,恍如我那薄雾缭绕的故乡。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江南的春江山水间,张志和诗中那位垂钓的农人,就如我认识的乡人一般。宋朝的雨中,苏东坡在湖边踱步,他感叹道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江南的雨中,一所古老的庭院在柳色青青中如水墨画铺开,爬山虎不动声色蹿上了老墙,浅浅青苔如一层绒毛柔软地覆盖着庭院旧梦。

童年的春天,春雨如牛毛纷纷,朗润山色中又带着一丝朦胧,老屋顶上鱼鳞般叠起的青瓦上,雨水顺着瓦檐潺潺而落,一只花猫睁着眼与我对望。秋天的淅沥雨声中,收割后的土地刚刚翻过,经雨水浸润,大地上弥漫着一种淡淡的香甜味。这些从前的雨,从未苍老,在远去的岁月里,一滴一滴给我的生命以润泽,一滴一滴给我的命运以浸染。

我想念从前的雨,想得深沉时,就像当年乡下嗷嗷待哺的土地,渴望着雨水来临。那年我七岁,天旱,土地龟裂。一天下午,天色浑黄凝重,一阵暴雨铺天盖地而来,起初,豆大的雨点从云团里扑下来,披挂成银白雨瀑,雨点打在土里,腾起一股股白烟。我来不及往家跑,躲在岩洞里看大雨如注。待暴雨停歇,青山如洗,我看干裂出好多口子的土地已被雨水泡软,风中混合着草木庄稼的气息,我忍不住大口大口呼吸,肺叶仿佛膨胀着,成了掩映在草丛里的阔大南瓜叶片。

有一年夏天,大雨中,一头老牛突然冲出圈舍,在院坝中惬意地打着滚,在雨水里忘情地洗澡。一个驼背老头儿在屋檐下,双手捧起清亮亮的雨水接连送入嘴中,我看他喉头滚动,贪婪地咂吧着嘴,让我想起沉醉在老酒中的爱酒之人。每年春天,淅淅沥沥的春雨中,我的老乡永贵便扛着锄头去屋后挖沟,他要把雨水引进池塘里去。永贵对我说,春天到了,要播稻种,得把雨水收集好。种庄稼没有雨水,苗子会渴死的。

在我生活的城市里,50多岁的老韩也是这样。下雨天,他拿一个玻璃瓶子,到屋檐角、大树下去接雨水,然后把这些雨水拿去浇阳台上的花草,或者放在案前,默默凝望。他对我说,刚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,带着云的气息。老韩的话,让我的心一热。从雨水里,能嗅到云的气息,这需要一个人对雨水饱含多深的感情啊。

这些年来,我见过一些收集雨水的人,他们让我想起一部小说。那是一部温暖和悲伤同时浸透肺腑的小说,每一个映入双目的字都是一滴从天而降的雨水,它是英国作家朱莉娅·斯图亚特的《伦敦塔集雨人》。小说中,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守护着伦敦塔,伴随他们的,还有一只180岁的乌龟,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幸福。可有一天,他们的儿子突然离世,男人竟没有一滴眼泪,深深的痛苦如海潮,吞没了面部的悲伤,以至失去了语言,哪怕坐在亲人的面前,刻骨的悲伤也依旧笼罩着孤独的他。沉默的男人开始拿着积雨器收集雨水,向伦敦塔里的动物默默倾诉。直到有一天,男人把收集的雨水送到了失物招领处,让雨水去寻找它们的归宿。

下雨的时候,我听着雨声,雨落下来,成为大地江河血脉里的一部分,也落在人心里,成为滋润灵魂的一部分。我眼前浮现出那些收集雨水的人,他们的身影在雨幕中晃动,成为人世间苍茫命运里的一滴水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雨落人间

我常冥想一滴雨水的旅程,它从地上到天上,从飘忽的尘埃到滚滚的云。当我乘飞机在空中望着一团一团的云,我知道,那里面是浩大的雨水,当它们降落为雨,扑向山川大地时,每一滴雨水都落到大地的心窝窝里,那里就是它们最后的家吗?其实,收集雨水的容器在苍穹之间,因为大地山川的水不停地在蒸腾和降落之间来回循环着。这样说来,雨水的一生,奔波忙碌就是它的宿命。

夏日,我妈站在阳台上,望着城市上空一团团凝重的黑云,她嘴里喃喃不停,啥时才下雨啊?我妈从乡下进城这么多年,随时关注着天气,她心里仿佛装着一个敏感的雷达。在乡下,一年的天气与大地的收成难解难分。来到城里以后,内心长满老家根须的我妈,依然以一个乡下人的心态感受着天气的变化、农历24节气的天光雨露。

我也是一个对雨水特别敏感的人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每当吟起这诗句,我的灵魂就要经历一次遨游,仿佛乘风飞临千年前的古城上空,俯瞰那烟雨楼台。在城市的雨中,一颗心最容易变得透明而多情。

有什么能够让高楼林立的城市充满古典气息而又温情脉脉呢?那就是雨了。在夏日,出门凝望一团积雨云正迈着骆驼般的步子,缓缓抵达这个城市的上空,凉爽的雨意便早早浮起在城里人的心坎里。

一个疲倦的人,最惬意的沐浴便是站在雨中,那清凉渐渐透过肌肤与骨骼,沁入肺腑,直达灵魂最深处。喧嚣的城市丛林,有了这雨最温柔的清洗和抚摸,有了那些临窗伏案听着大自然絮语的人,还有那些撑着伞在雨中急匆匆赶回家园或漫步街头的逍遥者,以及那些客居本城的旅者在雨中涌起对家园淡如青烟的怀念,这场雨,给这城市增添了多少古典温润的意境。

盼这场雨已经很久了。望着天空耀眼的白云,望着城市中那些积满尘灰的枝叶,这场如期而至的雨,终于说来就来了。在这场雨中,平时匆匆奔波的城市人才能悠闲地坐在一窗灯火下,倾听雨声,与最亲近的人共进晚餐,娓娓谈心,涌起对家园依恋的温暖。

在城市的雨中,我最喜欢的两件事便是读书与交谈。雨声中,翻开唐诗宋词,便会听到古典的雨声沙沙而来,仿佛游在古今的时空中。而这些年的雨声淅沥中,同友人推心置腹,更体验出此生得一知己足矣的人生况味。人到中年,一些老友走散,庆幸的是,还有身边人柔声对我说,她愿陪我听这雨声,度过那一个又一个雨夜。

城市的雨,带着一种诗与歌的韵律弹奏我敏感的心弦。身居城市,我会在雨声中幻想采莲的江南,那一湖烟波浩渺的水波,有我最倾慕的江南采莲女子在莲花中低眉含笑。

城市的雨,也会让我远眺雨纷纷的杏花村,酒旗猎猎,杏花村里浓烈火辣的烧酒,足以暖透旅人的心肠。在雨声中,我有时候忍不住冲动,梦想着也在那种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大道边开一处酒家,结识天下品性相投的人。

静默于城市的雨中,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,我同关心天气预报的我妈一样,无法超脱于那片养育我的土地,那里有我的牵挂。

在乡下,听见这雨声,从木窗一望,便可见层层的水田中央,披蓑戴笠的农人躬腰劳作的情景。

身居城中,我是带着一种诗意来欣赏这纯粹的雨声。但我的血统从故土绵延而来,所以,在夏雨滂沱中,我的视线便奋力越过城市高楼,眺望我故乡土地的那些庄稼与田园,我的父老乡亲们那一双双渴望与感恩的眼睛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□雨茂

6月15日下午,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(简称“苏超”)徐州主场对镇江的比赛结束后,我站在接驳的大巴车里,问坐在旁边的一对老年夫妇:“你们的球票是怎么买到的?”他们说是孩子帮忙从网上“抢”到的。夫妇俩都戴着红色太阳帽,穿着红色T恤,上面印着徐州市某球迷协会的黄色大字。我又一次感觉到,这种场景已经多年未见了。

比赛从下午4点开始,由于去奥体中心的交通很拥挤,大约下午3:50左右,我才从奥体中心南大门下车。紫金路两边,停满了接驳的定制公交。场内传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,我知道入场仪式结束,比赛开始了。检票员打开了进入体育场的各个闸门,我和朋友出示电子票后,从南区23号小铁门入场。此时比赛已进行了十多分钟,场内几乎座无虚席。我看二层看台最后一排还有座位,赶紧沿台阶走过去。不一会儿,大屏幕打出了观赛人数:30823人。再次打破了“苏超”单场观众人数。

此时最高气温33摄氏度,场内估计有38摄氏度左右。我们坐在东边的看台上,没遮没拦,当头西晒。阳光照在裸露的皮肤上,火辣辣的,有一种灼烧感,这是三伏天才有的体验。我戴着墨镜和遮阳帽,才勉强看得清场上的赛况。举目四望,看台上挤满了热情的球迷,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,戴着各式太阳帽,尤以红色居多。有的方阵统一穿着红色主队T恤,戴红色帽,胸前挂着喇叭与口哨,手执两根塑料棒,啪啪的击打声此起彼伏。邻座是一位年轻女子,戴着太阳帽的同时打着太阳伞,身着红色主队T恤。我问她,T恤衫是送的吗?她说自己买的。中场休息时,天气太热了,很多人去买冷饮和雪糕。有一种用纸盒包装的名为“食味徐州”的文创雪糕很抢手,很快就售罄,加冰块的可乐同样广受青睐。

上半场两队踢得很有耐心,力争不失球。到了下半场,主队加快进攻节奏,攻势如潮,客队的守门员高接抵挡,成了全场最繁忙的人。双方都有球员出现抽筋现象,客队守门员出现了两次,队医不得不入场治疗。场上比赛渐入佳境,看台上的球迷也进入亢奋状态。西面看台一个区域的观众突然站起来挥动手臂,相邻区域如多米诺骨牌般接力,一道环形波浪以极快的速度绕场一周,这就是所谓的“人浪”。在为主队加油的同时,观众也不忘为客队助威。

转折点出现在伤停补时第3分钟,主队12号球员攻入制胜一球,奥体中心沸腾了,大家都起立欢呼,所有人都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。比赛结束后,全场高歌《歌唱祖国》。我的学生担任志愿者,她告诉我,场外还有大量无票的观众,他们通过两个大屏幕了解实时动态,有一个球迷甚至坐飞机从西安来徐州观赛。后来我得知,观战的省外球迷高达6902人。

回过头来想,我关注“苏超”比赛,完全出于偶然。5月31日,我正在山东旅行,朋友发信息说,在奥体中心举行的一场“苏超”联赛中,徐州主场胜了连云港,现场涌入22198名球迷,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赛人数新纪录,问我看了没有。

在我居住的城市打破业余比赛的观赛纪录,我一时来了兴趣,翻看朋友圈,发现很多师友、学生都在转发比赛图片或者视频,年轻人占多数的微信群里,居然有六七个人在比赛现场。全民体育的美好时光真的要来了!

我小时候住在农村,每个生产大队都有篮球队,农闲时举行比赛。比赛就在公社小学的操场上举行,操场是泥地,用碾子压实、压平而成,篮板是木匠手工打造的,也没有篮网,能投篮就行。每到比赛日,周围许多农民都去观赛,场地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,连小商贩都闻声而动。我家就在小学旁边,所以常去观看,我后来爱上体育锻炼,可能是那时结下的因缘。

各公社之间也有篮球比赛,成绩优异的还可以去县城的灯光球场打比赛。那里有水泥球场,有专业的篮球架,还有用条石、砖头、水泥等搭建的阶梯状观众席。据悉,参赛队员没有奖金,拉拉队队员连水都没人提供,只有到县城参加比赛的队员才能领到运动装备,奖品不过是搪瓷茶缸与洗脸毛巾。但大家都喜爱体育运动,也爱看比赛,享受的是体育带来的纯粹的快乐。后来,乡村的比赛逐渐消失。但乡村小学(兼办初中)的教职工还是经常举行篮球比赛,我经常去观看,既是观众,也是称职的啦啦队员。

前几年,我发现身边喜欢体育锻炼的学生越来越少。鼓励孩子们动起来,带动他们多参与体育运动,也是学校和家长的期望和目标。其实,江苏城市足球联赛的火爆不在于水平有多高,而在于回归了纯粹的体育,因而群众参与度空前高涨,各种创意文案与幽默段子喷涌而出,既让人们享受了快乐,还带动了旅游,拉动了内需,多好!

(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徐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)

我在现场看“苏超”